

东山魁夷の世界

东山魁夷

河北教育出版社
花山文艺出版社
诸葛蔚东 译
美与游历

东山魁夷的世界

美与游历

花山文艺出版社

河北教育出版社

冀图登字 03-99-03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与游历 / (日) 东山魁夷著; 诸葛蔚东译. —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1

(东山魁夷的世界; 12)

ISBN 7-80673-052-4

I. 美... II. ①东... ②诸葛... III. 散文—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3965 号

主 编 唐月梅
副 主 编 许金龙
策 划 王亚民 张彦魁
责任编辑 张国岚 张子康 杨怀武 刘 峥
责任校对 李 鸥
装帧设计 郑子杰 安 涛

东山魁夷的世界

美与游历

〔日本〕东山魁夷 著

诸葛蔚东 译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邮编: 050071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编: 050061

制 作 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
制 版 时尚兴裕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mm 1/32
印 张 7 印张
版 次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ISBN 7-80673-052-4/I · 029
定 价 20 元

东山魁夷的世界(代序)

在金秋一个天晴日朗的日子里，国岚同志来访，约我主编一套东山魁夷诗文全集并配画。真让我高兴，因为我刚刚拿到近日面世的拙译东山魁夷著《与风景对话》的样书，现在又一次有机会与东山魁夷邂逅，又一次承受东山澄夫人的恩泽，有机会抚触东山先生的整个诗文世界和绘画世界，我不由心潮澎湃。

多年前，我第一次选译东山魁夷的随笔和参阅他的诗画，就被他的文、他的诗、他的画之美所魂牵梦萦，完全陶醉于他的艺术世界。那时候，从他的文集中，我每读一篇文章、一首诗句，都感受到内里蕴涵着一种无穷的魅力，深深地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译毕，便以《美的情愫》作为中译本的书名，与读者见面。

也许有了这份书缘，有一年作为访问学者旅日期间，我有幸再次会见了这位日本伟大的画家和随笔家。与国岚同志倾谈的时候，当时东山先生和我们在千叶县市川市会面的情景又像过电影似地一一浮现在我眼前。当时我们一踏进中山东山宅邸的门槛，迎面的是东山夫人的亲切笑脸和撒满庭院小径的鲜艳玫瑰花瓣。听东山夫人说，这是东山先生为欢迎亲密友人而特意精心设计的。从这一时刻开始，我就已经沉湎在欢乐之中。

穿过林阴掩映下的清幽的日本式庭院，跳入我眼帘的是立在客厅门前的东山先生慈祥的面影。先生将我们迎进客厅，让我们在朝窗的位置落座，我面对庭院的落地窗，窗外茫茫的绿，映着背窗而坐的东山佛爷似的豁达的脸，我立即浮现这样的念头：这不正映现出这位巨匠的明净心境吗？

我们是第二次见面，又有了多年文字之交，话匣一打开就收不住了。从他的温和的谈话中，我仿佛更贴近他那颗在书画卷中探索日本美、东方美的深邃的心。东山是风景画家，先志向日本画，后来他留学德国，历访欧洲，对西方文化艺术抱有浓厚的兴趣。他在最富西方色彩的地方开始北欧风景画的艺术创作。他虽身居西方，却心怀故国，正是这种对西方的憧憬和对故国的乡愁，形成了他的文学艺术的东方传统的现代精神。我们从他的北欧风景画，或日本和中国的风景画中，不是可以发现这种艺术的精神吗？不是从他的相关随笔中也可以听到他这种声音的回响吗？他说过：他的美术是不断地以西方文化的刺激为纬线，以日本传统文化性格以及对其眷恋为经线编织出来的。

在与我的谈话中，他也说：他是“先倾斜一方，然后再取得平衡”，是“通过西方来眺望东方经过了这样一个迂回”的。我心想：他从西方凝视日本的美、东方的美，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日本和东方的民族艺术的特质，增加对日本民族传统的认识和自信。所以，他的求美之心，是建立在对乡土炽烈的爱和对西方的亲和感情的基础上的。我们从他的画文中，可以深

深深地感受到，他在选择汲取西方艺术精华的时候，首先强调的是明确地把握住日本，将艺术的根，植于日本的土壤上。

在他的一些艺术随笔里，常常可以读到类似这样的话语：

我成长在东西方的结合点上，对异国的憧憬和对故乡的依恋，就是我的宿命。

濑户内海的这片土地、山和海……传递着生命的根本。它对我来说，不仅是一种拯救，而且直到后来还深深地隐藏在我的内心深处，成为我精神上的指引因素之一。

正是有了这种“生命的根本”和“精神上的指引因素”，东山始终抱着一颗炽烈的日本心，对自然和人生进行东方式的思考，才能保证他汲取西洋画的技法而不失东方的艺术精神和日本画的特质。作为日本风景画家，他首先感受到自然是有精灵的，是有生命的。他作画都是紧紧把握住自然生命的律动，获得心灵的感知，使自己的心灵与自然的心灵相通，并将对自然的感动作为其创作的感情基础，从而发现美的存在。我思索着：东山是这样，所有有成就的日本画家和作家也是这样，他们不都是在东方传统的精神性与西方现代艺术的世界性的接合点上创造了自己的辉煌吗？

所以，东山在艺术随笔中非常强调画家要重视净化自己的心灵，然后去感受日本风景所拥有的微妙的神韵，然后才能与风

景相呼应，与自然心灵相交融。他在《与风景对话》中曾写道：

由于我深深地深深地将自身沉浸在自然之中，因此才能看到自然微妙的心灵，也就是我自己的心灵。

在我所邂逅的风景中，我仿佛听见同我的心相连的大自然气息，大自然的搏动。

当时我与东山魁夷先生还探讨过这个问题，那就是这种东方式的自然观，完全是基于对人生的东方式思考。东山先生在随笔中经常强调美是存在“无我”之中，只有“无我”才能听见发自身之外的真实的声音，才能采取与这种真实的声音相吻合的行动。他在一篇随笔中曾写过，“如果大自然和自己之间介入了什么东西，不论这种东西有多好，结果似乎都会削弱对大自然的把握。”他在另一篇随笔中还谈了这样一个体会：“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的时候，我获得了风景打开我心灵的眼睛的体验。在不能不悟到生命之火不久即逝的状态下，大自然的风景以其充实的生命力映现在我的眼帘里。”我觉得这种舍弃自我和把万物都看成是“虚空”的自然观和人生观，与川端康成的“一切艺术的奥秘，就在这只‘临终的眼’里”这句话的意思是相通的。

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我们谈到日本文化两面性格的时候，东山先生给我讲过他的“东山魁夷”这个名字的含义。他

说：“‘东山’有一种柔和的感觉，而‘魁夷’则全然不同。在美术学校毕业时，由于我太稚气，就起了这个雅号。不过，我觉得这个名字出乎意外地还表现了日本文化所具有的两面性。”他在随笔中，反复强调了“日本风景画兼有多彩与淡泊、华丽与幽玄这种截然相反的性格。可以说，在细腻而美妙深邃这一点上，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

因此，东山魁夷心中的日本风景，一面是多姿多彩，一面是看似统一，风景的面貌是无穷无尽，风景的色彩又是千变万化的。在普通人看来，世界上的海色都是一样的，但在东山的眼里，欧洲海色与日本海色就截然不同。他觉得日本的海不是湛蓝，而是群青和绿青的颜色。即使如此，他作画的时候，又巧妙地运用日本人对这种色彩感的两面性。他为新宫殿作壁画《黎明潮涌》和为唐招提寺作隔扇壁画《山云·涛声》时，同样用了相同的群青和绿青，但表现手法却很不相同。《黎明潮涌》的海是采用相当粗糙的群青、绿青的粉末颜料，混合制成浓彩的画面；《山云·涛声》的海则是选择了精细的群青、绿青，因而没有《黎明潮涌》的海那种鲜艳，色调是呈素雅的，展现了日本大自然所具有的一个方面的色彩——幽玄的景趣。也就是说，在同一色相中表现了微妙的变化，具有“多彩与淡泊，华丽与幽玄”的截然相反的两面性格。

我选编完这套“东山魁夷的世界”的诗文与插画，深切地体味到不仅在他的绘画和艺术随笔中，也可以从他的游记里，无论是从他的德国、奥地利、北欧的游记，或日本本土和中国

的纪行文字中，东山这种文化感觉已经成为东山的一种潜在意识，一种自觉了。正是这种对传统文化的透彻理解与亲和感情，在东山魁夷心中扎下了根，才能成为东山魁夷文学之美的支柱，东山魁夷绘画之美的根基。

我国散文大家刘白羽先生为拙译《美的情愫》写了一篇美文作为序，对东山魁夷的文与画作了精辟的剖析，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不能说这些散文是画的解说，那样就降低了东山文学的独立价值，尽管一者用画，一者用文来表现，我以为都是东山从自己攀达到的高峰之上谱写出的心灵自白。”的确，在东山魁夷的文与画里凝聚了东山全部的爱与美。

冬天到来之前，树木燃烧起全部的生命力，将群山尽染，一片红彤彤……

当我翻译这句话时，我的心灵更加震动了。东山用燃烧起来的自己的全部生命力，倾注在东山的画彩和文墨中，把我，恐怕也会把读者带到美的意境，带到东山魁夷至真、至善、至美的世界。

唐月梅

2000年1月9日写于美国加州弗利蒙

封面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编辑	策划	副主编	主编
安涛	李鸥	杨怀武	张国岚	许金龙	唐月梅
		刘峥	张子康	张彦魁	

ISBN 7-80673-052-4/I·029

定价：20.00 元

目 录

我所走过的路 · 1
艺术与我 · 2
遍历山河 · 16
在东洋和西洋之间
——与山田智三郎的对话 · 25
美的发现 · 37
当画出现的时候 · 52
追求日本的美 · 79
日本的自然
——与河北伦明的对话 · 80
日本人的自然观和心灵之美 · 93
风景、其美与心灵
——与角秋胜治的访谈 · 100

创造新的水墨画	
——与卫藤骏的对话 · 116	
公开的孤独	
——与日野启三的对话 · 127	
美的发现 · 145	
日本美术之我见 · 146	
生命的光辉 · 158	
回忆川端先生 · 172	
自然之声和音乐	
——与远山一行的对话 · 179	
丝绸之路幻想	
——与明石勇的访谈 · 191	
后记 · 197	

我所走过的路

艺术与我

由于时间不充裕，今天尚没有准备好该说些什么，说是演讲，其实我倒更愿就像在自己的房间里同诸位聊天一样，谈些轻松的话题。我说不好什么是艺术这类深奥的话题，只能谈一谈自己作为一个画家的一些想法。

我是在大正十五年（1926）进入东京的艺术学校的，从我立志成为画家之日算起，到今年为止已有五十七个年头了。战后，日本美术展览会开始举行，在一九五〇年举行的第三次画展上，我创作的《残照》被选为优秀作品，三年以后，我初次被选为审查委员，并创作了《路》。从那时起，我的画家之路总算畅通了。因此，如按年龄来推算，我的画家生涯应从四十二岁开始算起。

自从和艺术结缘以来，人生的大半已经过去了，今后还要在这条路上继续努力，但是究竟什么是艺术？我日日夜夜废寝忘食为的是什么呢？通过这些话题，如果能够从从事美术这一职业的大家那里得到些许理解，那将是可贵的。今天我想要谈的是从立志献身于艺术的时候起，到开始成为画家这一时期的历程，因为那以后的事在座的诸位多有所知……

下面就依次谈一谈我的艺术和人生道路是如何确立的。首先，我想说明的一点是，艺术是不可以用一个统一的模式来衡

量的，创作者的观念和个性因人而异，同样，鉴赏者也有其个性。因此，在这里所谈的是我个人的情况。只有很少一部分涉及艺术这个大问题。

我于明治四十一年（1908）出生于横滨，以后全家又搬到神户。直到大正时代末期为止，我在神户度过了幼儿园、小学和中学时代，直到进入了东京艺术学校。从幼年时代始，我是一个神经质且体弱多病的孩子，难得有精神在外面同邻里的小伙伴们一起玩耍，而是喜好一个人呆在家里绘画，由此，绘画对我来说就成了一种游戏了吧。

上小学时我就想“将来要成为一个画家”。我对教绘画的老师说“我想做画家，请教我画画”。老师说：“要当画家，还是进美术学校学习的好，现在跟我学，容易受我的影响，这绝不是一件好事。中学没毕业就不能考美术学校，现在，你还是努力学习功课，想一想如何进中学吧。”我就听了老师的这一番话，努力学习，后来进了中学。

上中学以后，我也时常画画。但画法全然是自己的。到中学三年级的时候，自小就有的神经质变得越来越严重，神经衰弱得很厉害。这时我感到在人迹稀少的大自然中写生能使我身心放松。在学校的绘画展览会上，我曾经呈报过一幅用油画材料做的画，题目是《静》。那是神户后山中碧绿的树木环绕池水并倒映其中的风景。

由此看来，我在中学二年级的时候，虽还是一个孩子，就已经领悟到山和海、寂静和清澄的风景是如何有益于人的身

心。到了中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开始转为易地疗养了，去的是淡路岛。由于休学时间太长，就不能按部就班地升级，于是便在一个学期的中途开始休学，直到暑假为止。长期在我家帮工的老家在一个叫志筑的小镇的边上，其母亲一个人住在那里。我被寄托在那里。每天我都在海边玩，眺望大海。从早到晚的大海雄伟的变化，其色彩、波涛的变幻多端，使我幼小的心灵感受到了自然所具有的生命本源的力量。在那里，我衰弱的神经渐渐得到了治愈。在暑假结束后回来的时候，我的身体总算恢复到了正常的状态。

从那时起，与自然的连带，自己与自然的关系便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不觉中想成为一个画家的愿望便逐渐地强烈起来。但是，我的家里却有种种阻力。父亲是个好人，天性乐观，不拘小节。可母亲常年为家务操劳，十分辛苦。因此，我想长大以后，要为母亲减轻些负担。当时我家住在神户小工商业区的一条小店密集的胡同里，是一个与艺术环境无缘的地方。住在那里的人，大都是一些热情、天性良好的人。就像我家一样，与艺术也是全无缘分的。每到正月的时候，父亲就将《元旦日出》的轴画挂在壁龛里。由于他是寅年出生的，所以特别喜欢画有老虎的画。一年到头，家里总是挂一幅逼真的老虎画。那时我虽已懂得了艺术的可贵，但是，读艺术家的传记之类的作品，总觉得画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不考虑他人的利益，甚至为了工作可以牺牲家庭，这就是艺术家的生活方式，一般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此，在内心深处对于将来要

成为一个画家，总是有点不太心甘情愿。

在中学三年级的时候，看了我创作的《静》，国语老师问我：“你是想成为画家吗？”当时学校虽然尽是搞军事训练，与艺术似乎全然无缘，但我觉得这位老师是最理解艺术的人。我回答说：“不，不想做画家。”在被问到“为什么”时，我说：“我觉得我成了画家会对不起母亲。”老师听了，只是说了声“啊，是这样”。并没有追问其原因，也没有加以劝说。但是，他还是带我到大阪看正在那里举行的法国画展和日本美术学院展览会，之后又带我到京都看帝国美术学院展览会。那里展出的许多大型的绘画令我吃惊。我暗暗揣想 这些绘画的作者都是怎样的人？

就在我虽想当画家但又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我终于成了中学最后一年的五年级的学生，这时在毕业之后进什么学校也没有定下来。也没有什么尤其可以与之商谈的人。在我读中学四年级的时候，带我去看画展的那位老师已转到其他学校去了。放了暑假以后，在我对父亲说想当画家时，父亲冷漠地



与父亲、兄长合影 1912年